

第七輯 介紹一點「音韻」常識

年羹堯家塾對聯

年羹堯大將軍的家塾請老師，報酬十分豐厚，衣著食用供給亦優渥無比。可是，個個老師都心理負擔甚重，原因是，家塾門口貼着一對對聯：「不敬先生，天誅地滅；誤人子弟，男盜女娼。」

這對聯由年大將軍親筆寫成，故身為塾師者自然如坐針氈。

此事見於清人筆記，當日流傳甚廣，以致廣州亦有人效尤。太平沙孔家是大藏書家，是荷葉飯的創製人，亦是王亭之家的親戚，王亭之幼年隨長輩赴孔家食荷葉飯，長輩即指點王亭之去看他們家塾的對聯，便是年羹堯那一副。這件事，影響王亭之一生，端的可謂童年教育，是故王亭之絕不做欺世盜名而誤人之事。十多年來力斥廣府話邪音，亦是本着不可誤人子弟的宗旨。

語音是客觀存在。如果說，唯有《廣韻》的中州音為正，那麼，《廣韻》出現以前的廣府人是否都不識說話，或者一開口就錯音；《廣韻》以後的廣府音就不許有音變，凡變必錯？

所以何文匯依《廣韻》來「正讀」，實在違反語言規律，甚至違反音韻學的原則。音韻學是先承認方言的語音，然後才研究這方音跟中州音的音韻關係，這才能找出方音的特色。從沒有人像何文匯，拿着中州音來否定方音，誤人子弟。

字音的聲、韻、調

王亭之於痛斥「正音」之後，覺得須要正面介紹一下「音韻學」，以便讀者分辨是非，所談以王力及羅常培兩家之言為主。

構成一個音，有分之為「音」、「韻」、「聲」者，亦有分之為「聲」、「韻」、「調」者，其實同一個道理。以明報的「明」字為例，可以拼做 *ming*，那麼「*m*」就是聲（音）；「*ing*」就是韻；發出來的字音便是「調」（聲）。——為了排印方便，不用各專家訂定的音標，僅取普通英語的拼音，以求通俗。

稱為聲、韻、調，沒稱為音、韻、聲那麼通俗，可是定義卻嚴謹一些。例如調，即包括發音的高低。亦即是聲分陰陽，以及平上去入四聲的變化。

如果將平上去入四聲各分陰陽，那就有八個聲調。上海話、溫州話、汕頭話即有八聲。可是廣府話卻多一個「中入聲」，所以說廣府話有九聲，而北京話則祇有四聲，傳統的中州音則有五聲。這是語音的事實，任何人都不能妄改。

正因如此，若依《廣韻》（甚至任何韻書），倘若連聲調都要依足的話，不但廣府話要「正」，上海話、溫州話、潮州話、閩南話，實無一不可正。官方的上海人如今落力幫正音寡頭推廣「正音」，是「針唔拈到肉唔知痛」，倘若「正」到她的鄉音，她就會同情王亭之了。

一個字，三種音

人類的語音一直在變化，漢語當然亦不例外。所以研究音韻，一定要識分辨古今。不祇此也，還須要識分辨方言。

馬宗霍在《中國音韻學通論》中說，如果聽見一個音跟普通音不同，便將這個音定為古音，那是錯的，因為這個音很可能即是方言的變遷。——馬氏此言非常合理，如果懂得分辨方言變遷與古音，就不會粗暴地否定方言的發音，亦不會將古音強加於方言之上。

所以要正音，一定先要承認有「方言變遷」這回事。這亦即是說，一個字，有古音的讀法；有某一特定時期的中州音讀法（韻書所收的音便是這一類）；亦有方言變遷的變讀。否定任何一類發聲都屬錯誤。

例如「服」字，周代讀如廣府音的「北」，所以《詩》：「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（北），輾轉反側」才協韻。到了《廣韻》時期，宋人語音已讀之為「屋」韻，即相當於廣府音的「福」；廣府方言卻讀之為「伏」。如是，北、福、伏三音，即是「服」字的古音、韻音與方言。

知道古音，韻音與方言的分別，才有資格講音韻學。

不能抹殺古音與方言

若知一個字有古音、韻音（韻書的音），以及方言音三種，那就不會隨使用一種音去「正」其他兩種音。不過知道有這三種音存在，那就方便我們在什麼場合，採用什麼發音。

在日常生活，以及普通應用，廣府人當然用廣府音；可是如果讀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，我們便非知道周代的古音不可了，否則便很拗口；至於讀唐詩、宋詞、元曲，那就要參考《切韻》、《廣韻》等韻書，以及當時的文獻紀錄。尤其是元曲，有時還用到蒙古話的譯音，這些譯音有特殊的讀法，已超出古音、韻音及方言三者之外。

例如「可汗」，是蒙古語 **Khan** 的音譯。用「可」來譯「**K**」音，是故讀為「克汗」，已與原音不同，必須讀其「合音」（不是「切音」），然後才可以讀成原音。

由此可知，「正音」不是一件合理的事。單靠一本韻書，絕不宜去碰古音與方言。尤其是廣府話，它裡頭有很多古音，當然有更多的方音，這就絕不能依韻書的音去抹殺。

六個時期的字音

漢字的音變，大致上可以分為六個時期。

周秦音是目前能知的最古老音韻。因為周秦以前的發音，已無可靠的文獻。

接着下來便是兩漢（約四百年）；魏晉南北朝（約三百餘年）；隋唐宋（約七百年）；元明清（約六百年）；現代。

然而這樣分期，卻並不等於說隋唐人的語音絕對沒有魏晉音。因為語音有承繼性，語音雖變，可是仍然有不變的語音在流傳。而且，這樣分期亦祇是就主要趨勢而言，若加細分，唐代人的語音亦有許多音不同宋代。

廣府音最複雜，除了方言變遷之外，還因為晉末、唐末、宋末有過三次中原人士的大遷徙，同時帶來了當時的中州音，所以我們不妨說，在廣府語系中，幾乎六個時期的中州音都存在，這亦可以一一考證出來。趙元任、王力他們幾位前輩，都做過這方面研究，亦從來沒有一位學者要依一類發音，來否定其他類別的發音。因為語音永遠是客觀的存在。

字音不能強行統一

我們可以據廣府話的發音來舉一些例。

「浮」，廣府話有時讀為「蒲」，那應該是屬於晉代時期的發音。那時沒有「f」音（準確則應說「沒有脣齒音」或「沒有輕唇音」，今且通俗而說。）所以就發為「p」音。

可是，廣府話亦非一律將「浮」讀為「蒲」。例如「羅浮山」，浮音就讀如《廣韻》。

同樣的例子，是將「婦」讀為「抱」。直至如今，廣府人還將「新婦」稱為「心抱」。抱是晉代音，心則是晉代音的變調。但是說「那婦人」時，廣府人卻不會讀之為「那抱人」。

這也就是說，廣府音雖然有晉音、唐音、宋音，甚至有周秦音、漢代音，但廣府人卻自然識由詞彙來釐定發那一類音，並不將之規限劃一。這正是語音的生動活潑，若強為一律，例如不准將「婦」讀為「抱」，那麼，廣州人就不能「娶心抱」了。

由此可見，用一類音來「正」另類音，根本是不明廣府話的來源與成份。

何以不能硬讀注音？

一字之音，音韻學家細分之為幾個組成部份。依羅常培的分法，是聲母、介音、元音、韻尾、聲調，一共五個組成部份。

例如「廣」字 (guang 此依國音)，g 是聲母、u 是介音、a 是元音、ng 是韻尾、陰上聲是聲調。

方言的發音不同韻書的音，原因即於此。主要在於廣府話不用 a 字為元音來讀「廣」字，由是發音即不同韻書的音。由此類推，即可知「汪」、「方」、「剛」等音與韻音的差別。

除了元音變化之外，有時連聲母與介音都變。因此「糾」就有「矯」與「斗」兩個音，不同韻書的「九」音（此「九」字應依國語來讀）。

知道這些常識，便可以知道依國語來讀注音，是十分荒謬的事。以「糾」字為例，依國語音為「九」，卻實不宜用粵語將「九」字讀出，便以為是「糾」字的音。因為廣府音的「九」，元音、介音、韻尾、聲調都完全不同國語的「九」，所以生搬硬湊，依注音來讀為「九紛」，根本不識音韻。

答港大、中大學生問

寫到這篇文章時，香港方面傳來一個訊息。原來港大、中大的一年級生，都有「正音」的課程選修，等如送學分，是故選修的人不少。

有些學生近日讀到王亭之的文字，於是便託人來問：他們學到的豈不是一堆廢料？

這又不然，因為王亭之相信這個課程，一定是教音韻學，而非全部「正音」。音韻學其實是一門很有用的學問。王亭之當年因學華嚴梵字，開始接觸音韻學，其後因修讀「元曲」，才再去修音韻，拿着音韻作為工具，便在元曲中找出許多廣府話的詞彙。再往上找，還找出詩經、樂府、唐詩、宋詞中的廣東話詞彙，當時曾紀錄成疊，部份則已發表，王力教授還跟王亭之訂正音標。祇可惜這些資料如今已全部失落，王亭之亦很難抽時間再來一次。

不過，王亭之於居夷島時，藉《同文韻統》之助自學梵文、藏文，所憑藉的工具，即是當年學到的音韻學知識，由此可知，學點音韻實在非常有用，祇須但學音韻的規律，而不是強行用韻書來污染方言，那就但讀不妨。

古今音韻的流變

王力教授研究廣府話，提出許多方言規律。例如他說，「寒」韻的字，在一千三百多年前一律以 on 為韻，可是到了大約一千年前，就變成以 an 為韻了。

廣府話中，保存了許多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古音，而非跟一千年前的《廣韻》去發音，例如「安」、「乾」，絕不依《廣韻》讀為「罌」、「奸」。

所有音韻學家都同意，每一個時期的中州音都會流傳出中州以外，它們有時被保存下來，甚至原封不動，如廣府話的「安」，便正是唐代的原裝中州音。不過在大多數情形下，流傳出外的中州音都會變讀，其變讀規律則依語言系統而異。例如「莖」，中州音讀「庚」韻，讀如「亨」。可是在廣府音中，「庚」韻變為「清」韻，那就讀為「敬」了。（同例，「正」字，由「爭」音變讀為「政」音之類。）

弄不清這些古今音韻的流變，祇依一本《廣韻》去「正音」，祇能說之為膽大妄為。

「鶯花」與「櫻花」

「莖」，廣府人一向讀為「敬」音，可是忽然要「正」為「亨」音。這大概是受了喬硯農這外省人的影響。

他根據黃錫凌，黃錫凌又根據《廣韻》，「莖」字收列「下平十三耕」，所以「莖」字是「戶耕切」(ihɛŋ)，那就讀為「亨」了。

殊不知，《廣韻》中許多「十三耕」韻的字，廣府人都讀為「十五青」。「嚶」、「櫻」、「鸚」都讀「英」音，絕不讀「鶯」(ʼɿɛŋ)音。一韻之轉，恰如「莖」轉讀為「敬」。祇須舉此一例，便知道根據《廣韻》來讀廣府音，簡直是荒謬的事。廣府人自有屬於自己方言系統的音韻，豈能據宋代的音韻來發聲耶！如若不然，「鶯鷓伏在鶯花樹」，那就簡直是將廣府話作廢。廣府人都會說「英鷓僕在英花樹」(鸚鷓伏在櫻花樹)(此「伏」字音「僕」，乃宋人的口語)。

其實「莖」讀為「敬」，尚有宋詞為據。《墨客揮犀》卷八，載一皇族太尉夫人的《極相思令》云：「柳煙霽色方春，花露逼金莖。鞦韆院落，海棠漸老，繞過清明。嫩玉腕托香脂臉，相傳粉，更與誰情。秋波綻處，相思淚迸，天阻深誠。」詞中以莖、明、情、誠為韻，請問怎能說「亨」音得與明、情、誠相押？故知在宋時，此等字已有ing音，而《廣韻》則未收錄耳。由是知「莖」音為nging，只不過平聲又轉為去聲。

廣府話有九聲，《廣韻》祇有五聲，倘全依《廣韻》，廣府話便已有四聲作廢。摧殘方言，莫此為甚。

人人皆錯他獨「正」

方言方音是客觀的存在，有如一座山是客觀的存在一樣。你不能說，泰山的山型好，所以羅浮山就要改成泰山的樣子。所以，絕不能拿着一本一千年前的《廣韻》，叫廣府人跟着它發聲。

要「正音」，應該依着廣府話系統，去正誤讀的音。例如 n 與 l 不分之類，而不是動不動就說傳統的發聲有誤。

尤其是對於聲調，更不應要廣府人依一千年前的洛陽音。「綜」讀為「眾」，是陰去聲、廣府人讀為「宗」，是陰平聲，這是廣府話依方言規律來改變聲調，以便發聲，如果都認為不對，那麼，「文」字為何又不提出要讀為「問」音呢？（可是，「李柱銘」卻給「何問匯」硬讀成「李柱明」了）。

是故盲從附和，而且利用權勢與方便來推廣「正音」的人，應該反省一下當年父兄師長的教導，難不成所有人的父兄師長都讀錯音，祇有如今的一兩個人對？——請尊重客觀存在的語音為妙，且莫說尊師重道了。

說一件往事

一九五一年，王力出過一本書，教廣東人學普通話。五五年重版，他那時已在北京，王亭之是他的世侄，蒙他託人帶書來廣州相贈，拜閱後，以後學的身份向他提出意見。

這意見，即是關於「糾」字。

在書中，王力認為是「鳩」音，廣府人讀為「斗」，是因為俗書「斗」字旁之誤（黃錫凌《粵音韻彙》即用王力此說。）

王亭之提出，廣府人於「糾」字有「矯」、「斗」二音，並非如其所說僅有「斗」音，並且認為不可能千百年來博學通儒皆依俗書「糾」字誤讀為「斗」，於是乃根據他自己總結出來的廣府話變調法則，證明「矯」、「斗」二音皆有依據——所提的法則，很難在此細說，因為涉及音韻學的知識，但卻可以舉出，王亭之是提出「就」、「伏」（粵音「僕」）等字而論韻首、韻頸以及元音的變化。王力教授回信認同，並加以鼓勵。今說此事以結束本文，懷念前輩之客觀，且傷今人之擇惡而守固。

擇惡守固的人，唯識查今人所編的粵音字典，只可惜編這些字典的人，多不識粵音本字，又分不清漢音、唐音、宋音，只拿着《粵音韻彙》來編，那就辜負了正宗的字典。

如何查字典？

謝振漢很謙虛，近年雖有成就，仍然肯不恥下問，譬如查字典。

許多人怕查《康熙字典》，好罷，王亭之便將「糾」字為例，一說查字典的方法。

字典先列出一個讀音：《廣韻》居黝切；《集韻》吉酉切，然後說「並音杓」。這個音，用廣府話來讀是粗口（所以廣府人便變音讀之為「斗」）。這個音的音義呢？字典引《說文》，解為「繩三合」，又引《史記》的註文：「合繩為糾」，這便即是「糾纏」的「糾」字。

字典接着解之為「發舉其愆過」，那便是「糾正」了。它還舉出一個字義，是「察」的意思，那便是「糾察」了。這樣一來，「杓」音便有三個主要字義。

字典接着列出一個讀音：《集韻》舉夭切音矯。那是姿態安詳舒展之意。不過在這字義之下卻又有另一讀音：《正韻》舉有切音九。

這樣一分別，相信立刻便明白「糾」字的主要意義，同時知道應不應該凡「糾」必讀為「九」。

字典的讀音

王亭之想談一談查字典讀音的問題，好讓那些不識查字典，卻喜歡「正音」的人參考。

漢字的音，基本上由一聲一韻反切而成，反切即是拼音。例如「蘇」字，是 s 聲，o 韻，所以字典說是「孫租切」，即取「孫」字 s 聲，與及「租」字的 o 韻。

但是廣府話中的聲韻都有變化，這變化由列祖列宗的口語造成，因為他們不知道將來會有一班聰明的孫子要「正音」，所以就將中原音韻隨口音改變了。直至如今，這班孫子才說祖宗發錯音。

就以「祖」字為例，我們的祖宗將之讀為與「早」字同音，如果依正聲韻，兩字讀音實不相同（試用國語讀一讀，就知「祖」不同「早」了）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為廣府話將「古」韻與「浩」韻混同了，即是將 u 與 ou 混同，由是「祖」與「早」便同音。我們總不好說廣府人讀錯，要將「早晨」「正音」為「找晨」吧！

阿「彌」陀佛

查字典讀音，除非不查，要查就要查得一清二楚，否則必然讀錯。

以「阿彌陀佛」的「彌」字為例，《康熙字典》據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韻會》，音為「武移切」或「民卑切」，音「迷」。

如果用國語來讀，「阿迷陀佛」，問題還不大。但用廣府話來讀，則任何人皆知其錯矣，大概只有「正音」人士才會這樣躉居。然而字典中又載《韻會》另有一個音，「母婢切」，這就正是廣府人的讀音了，讀如「微」（當然「微」字要依廣府音來讀）。

所以如果查字典只查到「迷」音，便去「正」廣府人的音，那就會令祖宗搖頭，嘆息兒孫不肖，將死的音韻用來限制活的語言。

一班支學府高薪的蛋頭無事好做，去搞「正音」，「正」到不知所謂，偏偏又影響傳媒跟風，結果廣府人全部讀錯音，真的豈有此理之至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！

「正音」讀錯音

如今的傳媒，多少有點霸道。電視台要「正音」，於是乎「糾」字便一定要讀成「九」，「九紛」、「九察」、「九纏」、「九正」，弄到老廣州莫名其土地堂。

好吧，正音就正音吧，可是卻偏偏時時讀錯音。例如最近聽見他們介紹「鳶尾花」，就聲聲「燕尾花」。

王亭之心想，莫非他們讀「燕尾」真的有根據？立刻查《康熙字典》，《唐韻》讀「與壽切」、《韻會》讀「余專切」、《正韻》讀「于權切」，即是「緣」音。真不知那「燕尾」的「燕」音何來。

當年張敏儀受人誤導，搞「正音」，搞到滿港時「奸」，後來她畢竟從善如流，肯讓手下讀回「時間」，可是如今的電視台卻偏偏要去查那些錯音字典來「正音」，此「燕尾」莫非又是錯音字典之誤耶？錯音字典固然害人，但傳媒亦應知所取捨，若加拿大的中國仔個個將鳶尾花稱為「燕尾」，亦心安否？

「刊」字的讀音

近來有電台與電視，忽然將「刊物」、「周刊」的「刊」字，讀成「看」平聲，即如廣府話中「看實佢」的「看」音，十分刺耳。蓋一向以來，廣府人皆讀之為「罕」音者也。傳媒大概認為廣府人讀錯此字一千幾百年，所以才有膽加以「刊正」。

讀成「看」平聲，一定又是查錯有問題的粵音字典。當年香港有高等學府據此字典去錄音帶，準備發行，王亭之在本報專欄力斥其字音不正，共錯一百餘字。文章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，嚇死當時的老總。後來該學府來信，謂經過檢，查只錯七十八個字，而該錄音帶即不發行矣。

讀「看」平聲，是根據《唐韻》與《廣韻》，其義為「削」；然而此字另有讀音，即讀為「古案切」，那就是廣府話的「罕」音，其義為「刻」，刻石曰刊石，所以書本便亦稱「書刊」，蓋取刻木印刷以為書之意也。如果一定要讀「看」平聲，那就變成「削」而非「刻」。